事物掌故丛谈

衣冠服饰

衣冠服饰，古今不同。本书主要介绍二十多种日常穿戴的起源流变，从帽巾到鞋袜，从布料到脂粉，——考证源流演变。同时又附有历代冠服的汇总介绍，内容极其丰富。中国历朝历代对衣冠服饰极为讲究，在专制时代，服饰更是等级地位的象征。书中对各朝代衣冠服饰的演变做了详细介绍，除了对袍、衫、袄、帽等正统服饰的介绍外，还对脂粉、首饰做了介绍，这类偏女性化的用物，使本书内容又增添了一些情趣。

衣冠服飾

DRESSES AND ACCESSORIES

上海辞书出版社

杨萌深 编著

世纪出版

事物掌故丛谈

中国民俗和文学史专家杨荫深先生代表作。全套书分为“岁时令节”、“神仙鬼怪”、“衣冠服饰”、“饮料食品”、“居住交通”、“器用杂物”、“游戏娱乐”、“谷蔬瓜果”、“花草竹木”等九大类，探究了日常生活中五百多种事物的最初来源及其历史演变，囊括古今中外众多的典故常识，基本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本溯源是“事物掌故丛谈”的最大特色，日常生活中那些人们熟知的事物起源于何时，又经过了怎样的变化成为现今的形态。作者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这种追溯是以考证典籍的记载为基础撰写而成的。自称有“历史癖”的杨荫深先生遍览群书，通过精心梳理、严谨考证，将各类事物与掌故一一对应，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全套书杂以趣闻传说、轶事传奇，内容丰富充实、妙趣横生，是一部关于民俗文化、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杨荫深

杨荫深（1908—1989）

原名杨德恩，字泽夫，浙江鄞县人（今宁波市鄞州区）。中国古典文学史家、民俗学家。上海市第二至第六届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俗文学会顾问、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顾问、上海辞书学会理事。历任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辞海》编委等职。主要著作有《先秦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学术家列传》、《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文学编年长编》、《中国古代游艺研究》、《古今小说来源考》、《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中国俗文学概论》等。

衣冠服饰

衣冠服飾

DRESSES AND ACCESSORIES

上架建议：民俗 文化

ISBN 978-7-5326-4134-5

9 787532 641345 >

定价：26.00元

www.cishu.com.cn

易文网:www.ewen.cc

事物掌故丛谈

衣冠服饰

杨荫深 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冠服饰/杨荫深编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5
（事物掌故丛谈）
ISBN 978-7-5326-4134-5

Ⅰ.①衣… Ⅱ.①杨… Ⅲ.①服饰文化—中国
Ⅳ.①TS9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4011号

事物掌故丛谈

衣冠服饰

杨荫深 编著

责任编辑/朱志凌 杨丽萍 装帧设计/姜明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5.375 插页10 字数100 000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4134-5/K·955
定价：26.00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26111

序

衣冠服饰，古今不同。在昔专制时代，自天子以至庶人，服制皆有规定，上得兼下，而下不得僭上。今则此种制度，已成过去，各人服饰，全随自由；且欧风东渐，服制更多变革，与吾国古时所服，迥异其趣。故欲以今制考证古制，事极困难。惟形制虽异，名称犹昔，如袍如衫，如裙如袴，以至如鞋袜，如冠帽，古今固多同其名称。今即就此习见习闻之衣服名称，分别考其由来，述其沿革。其为昔有今已不复存在者，则以本丛书名为日常事物，概不举列。大抵古今服制，其不同之点有二：一为古服上衣下裳，今则衣裳相连，而裳名转废；二为古服皆极宽大，惟武装较为窄小，今则除僧衣道服犹存古制外，普通服制，惟窄是从。其相同之点亦有二：一为古时平民服色，类为皂白而已，今除妇女以外，男子服色固仍如此；二为今日所服衣饰，仍不出于古时创制以外，虽间有变革，而名称仍如古时。其他首饰脂粉，过去如此，今日亦然，固无何等之分别也。此稿之成，为时极促，坊间又无同样著作，足供参考，取舍

之间，全凭臆测，惟大雅正之！

杨荫深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目录 CONTENTS

目次

一 袍 Robe 長衣 1
二 裘 Fur coat けがわ 8
三 衫 Unlined upper garment 単衣 17
四 袄 Padded coat 上着 24
五 马褂 Mandarin jacket 羽織 29
六 背子 Waistcoat ベスト 32
七 裙 Skirt スカート 39
八 袴 Loose leggings 袴 46
九 帽 Caps and hats 帽子 53
一〇 袜 Socks 靴下 60
一一 鞋 Shoes 靴 78
一二 靴 Boots ブーツ 86
一三 巾 Head cloth 巾着 91
一四 带 Ornament belt 帯 97
一五 被 Quilt 掛布団 101
一六 褥 Cotton-padded mattress 敷布団 106

一七 衣料 Fabrics 衣料 109
一八 首饰 Ornaments アクセサリー 117
一九 脂粉 Rouge and powder 紅、おしろい 123
二〇 夹袋 Clip bags 包、袋 133
附录 历代服制辑略 Appendix Dress Codes 付録 歴代服制輯略 137

袍

Robe

長衣



天下有至乐

今以衣长而有里或衬的，叫做夹袍绵袍。袍盖长衣之一，而与衫有别，古亦如此，所以汉刘熙《释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又据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国语》曰："袍以朝见也。"至贞观年中，左右寻常供奉赐袍，丞相长孙无忌上议，于袍上加襴，取象于缘，诏从之。

此云自古即有，想当然的，但如《后汉书·舆服志》云："袍者，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似以为周公所创，恐未必然。至袍的颜色，历代均有规定，今则无此制度，自可不述。又袍的长至跗，古今正同。至如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所云：

> 故事，谪散官虽别驾司马，皆封赐如故，至司户参军，则夺封赐，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袍短才至膝。又予少时见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谪廉州司户，亦借其侄绿袍拜命云。

此所谓“短仅及膝”，未必定制如此，乃系借来的袍过短之故，所以袍终是长的。

又《礼记·玉藻》云：“纩为褚（“褚”通茧——编者注），缊为袍。”据郑注：“纩谓今之新绵也；缊谓今纩及旧絮也。”疏云：“如郑此言，云缊谓今纩者，谓好绵也，则郑注之时，以好者为绵，恶者为絮，故云缊谓今纩及旧絮也。”按：此注疏殊含混不清。推《礼》原意，古时的袍实有两种，一种以丝绵为衬，称褚而不称袍，故字从衣从茧，绵即从茧出的，此为袍之上者；一种以旧絮为衬，则直称袍，袍只包而已（后来《广韵》又解缊为枲麻，则或衬之以乱麻），此为袍之下者。所以《论语》有“衣敝缊袍”，《庄子》有“缊袍无里”，皆言缊袍为贫者之服。大约自汉以后，褚亦称袍，彼此已无分别，所以郑注云“今纩及旧絮”，盖兼及二衣而言的。

袍在汉以后即以为朝服之称，其服色历代均有规定，然唐以前尚无严格区别，且臣民均可服黄色。自唐以后，乃惟许天子服黄，臣民不得僭服，以迄清末还是

如此。(其详可参阅附录《历代服制辑略》)

说起袍的故事,最为后人所羡称的,无过于须贾赠范雎的绨袍,唐高适诗所谓:“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据《史记·范雎列传》云:

魏中大夫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雎从。须贾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归告魏齐。魏齐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即卷以篑,置厕中。雎从篑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篑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雎得出,更名姓曰张禄,入秦为相,而魏不知,以为范雎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雎闻之,为微行敝衣,闲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雎曰:「然。」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秦相张君,公知之乎?」范雎曰:「主人翁习知之。唯雎亦得谒,请为君见于张君。」范雎为须贾御,至相舍门,谓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无范叔。」须贾曰:「乡者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范雎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范雎曰:「汝罪有三;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

这个故事写得极为有声有色，因袍而得释命，可与孟尝君因裘而得逃生，无独有偶的故事。此外有因袍而成姻缘的，亦可谓奇事。唐孟棨《本事诗》云：

> 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生缘。」边人皆感泣。

这大约真有其事的，唐代宫人独多此韵事，后之红叶题诗，也出于唐宫中哩！

二

裘

Fur coat

けがわ

裘古文作求，以兽皮为衣，即所谓皮衣，求字实象其下垂的形状。种类很多，高下不一，诚如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所云：

> 凡取兽皮制服，统名曰裘，贵至貂狐，贱至羊麂，值分百等。貂产辽东外徼建州地及朝鲜国。其鼠好食松子，夜伺树下，屏息悄声而射取之。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积六十余貂，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风雪中，更暖于宇下，眯入目中，拭之即出，所以贵也。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纯白狐腋裘，价与貂相仿；黄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御寒温体，功用次于貂。凡关外狐取毛见底青黑，中国者吹开见白色，以此分优劣。羊皮裘母贱子贵，在腹者名曰胞羔，毛文略具；初生者名曰乳羔，皮上毛似耳环脚；三月者曰跑羔；七月者曰走羔，毛文渐直。胞羔乳羔为裘不膻。古者羔裘为大夫之服，今西北搢绅亦贵重之。其老大羊皮，硝熟为裘，裘质痴重，则贱者之服耳。然此皆绵羊所为，若南方短毛革，硝其鞟如纸薄，止供画灯之用而已。服羊裘者腥膻之气，久习而俱化，南方不习者不堪也。然寒凉渐杀，亦无所用之。麂皮去毛硝熟为袄裤，御风便体，袜靴更佳。此物广南繁生外，中土则积集聚楚中望华山，为市皮之所。麂皮且御蝎患，北人制衣而外，割条以缘衾边，则蝎自远去。至虎豹至文，将军用以彰身。犬豕至贱，役夫用以适

足。西戎尚獭皮，以为毳衣领饰。襄黄之人，穷山越国，射取而远货，得重价焉。殊方异物，如金丝猿上用为帽套，扯里狲御服以为袍，皆非中华物也。兽皮衣人，此其大略，方物则不可殚述。飞禽之中，有取鹰腹雁胁毳毛，杀生盈万，乃得一裘，名天鹅绒者，将焉用之！

以上述裘衣甚详。按：古时所服的裘，不外狐羔而已，至后世乃渐讲究，名目遂多。其所以独用狐羔，据汉班固《白虎通》云：

> 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缁衣羔裘，黄衣狐裘。何取轻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逊顺也。故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苍，士羔裘，亦因别尊卑也。

则大有意义存乎其间，但其实还怕是取此二兽的皮较易而已，因北方正多狐及羔羊，未必如《白虎通》之所说的。不过就此可知道古时穿裘，大有等级，不如现在可以随便穿的。此风在清代还是如此，如《清会典》所载："康熙元年，军民人等，不许用貂皮，猞猁狲，狐肷。"又："康熙十二年，凡无品笔帖式以下至兵民人等不许用银鼠皮。"均可知服裘等级之严了。又古时服裘亦有规定，如《礼记·玉藻》所云：

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豹皮为袖），玄绡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饰谓袖也），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饰也不裼。裘之裼也，见美也。吊则裘，不尽饰也。君在，则裼尽饰也。

此所谓裼，就是裘上的衣，大约如现在所谓面子，如狐白裘则以锦为面，狐青裘以玄绡为面。所以如此规定者，据郑注云："凡裼衣象裘色。"故狐白用锦，狐青用玄绡。《五经要义》于此曾加以解释云：

古者裘于内，而以缯衣覆之，乃加以朝服。见裘里。覆衣谓之裼，裼之言露可见之辞。所以示美呈好而为饰，加以朝服谓之裘，袒谓之裼。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质也。

是古时著裘，裘外有裼衣，裼衣外又有朝服。但朝会之时，脱去朝服，即见裘了。此裼衣大约不如现在面子与裘相缝的。又如《经义丛钞》所云："古人于裘外皆加正服。裼者两袖微卷起以露裘之美，袭则下其所卷之袖而已。先儒以袭裼为二重，以裼为半臂单衣，殊谬。"以《礼记》文意推之，恐怕先儒之说未必为谬的。

我国人著裘，均将裘向内，不露于外，而西人著法，正与我国相反，将裘向外露着。此种反著，其实古代也未始没有，如汉刘向《新序》云：

> 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邪？"

此反裘正如现在西人的著法，只是当时未见通行，故魏文侯以为异，而此路人也被人视为怪物了。其实“爱其毛”的话，倒确是对反裘者很好的说法。到了现今妇女著皮大衣的，无不如此，人皆不以为异了。

说到裘，古时曾赖此以救得一命的，那便是孟尝君的狗盗故事。《史记·孟尝君列传》云：

> 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木偶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

孟尝君为战国时四公子之一，好客闻于天下，甚至连小偷也收罗在内。可是这一次为了狐白裘事，全赖那个能为狗的小偷，否则孟尝君的性命是难保了。

三

衫

Unlined upper garment

单衣

今以单衣为衫，有长有短，按：古称单衣长的为深衣，短的为中单，其称衫者乃始于秦时，如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儒服深衣，秦始皇以布开袴，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汗衫盖三代之衬衣也，《礼》曰中单，汉高祖与楚交战，归帐中汗透，遂改名汗衫。

又宋高承《事物纪原》亦云：

《唐舆服志》曰：「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请襕袖褾襈，为士人之上服。开髂者名缺髂衫，庶人服之。」即今四袴衫也，盖自马周始。《实录》曰：「汗衫即古之中单也。古者朝宴之服必有中单，郊享之服必有明衣，至汉高祖与项羽战，汗透中单，遂名汗衫。」

按：汗衫今别有其物，系传自外洋，此汗衫实指中单，亦即今所谓短衫。至于深衣，《礼记》中有《深衣》一篇，即专述此衣制度的，兹引录如下：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具父母，衣纯以缋。大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

据各家注疏，所以称为深衣的，因此衣为自天子而至庶人皆服的，且应五法，其意甚深，故以为名。古者朝服祭服丧服衣裳皆异制，上为衣，下为裳，惟深衣则衣连裳而不分，这实为后世长衫的由来。此衣袖（即袂）圆如规，领（即袷）方如矩，背缝如绳直，下摆（即下齐）如权衡的平，所以说应规矩绳权衡五法。衣则短毋见身，长毋拖地，正如现今长衫。衽即襟，与裳相续，故谓之续衽，或云合缝为续衽。在裳之边，曲以钩束，故谓之钩边，或云覆缝为钩边。要缝是比下齐的一半，故云半下。袼是袖与衣接当腋下缝合的地方，肘是臂中的曲节。带则为今长衫所无，其长在髀胁两者之中无骨的地方。至于制十二幅，因此衣须用布十二幅，计衣与袖四幅，裳四幅，又续衽钩边四幅，如此缝合而成。又此种深衣，也可用花边，纯即衣缘，缋即画文，不过这是要父母或大父母俱存的。如仅存父母，则仅用青边，无父母的，则用素边。深衣之制大略如此，故实可为后来长衫的滥觞。

然此种深衣，后世无闻，至唐乃有马周稍改其制，于其下著襕及裙，名为襕衫，以为士子之服，所以唐宋士人，多著襕衫。据《宋史·舆服志》云："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然所制不仅为布，如《拊掌录》所云：

石资政中立好诙谐，乐易人也。尝于杨文公家会葬，坐客乃执政及贵游子弟，皆服白襕衫，或罗或绢有差等，中立大恸。人问其故，曰：「忆吾父。」又问之曰：「父在时当得罗襕衫也。」盖现在执政子弟服罗而石止服绢，坐中皆大笑。

是亦有用罗绢制的。此外宋时尚有一种窄衫，颇与现今的长衫相似，如宋李心传《朝野杂记》云：

> 宋自军兴，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绍兴九年，诏长吏毋得以戎服临民，复用冠带。秦桧死，魏道弼秉政，复举行之，论者以为扰，士人贫者尤患苦之。

又据朱熹《晦庵语录》云："绍兴间士人犹是白凉衫，至后来军兴，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既云戎服，故自不宽大而窄，且上下如一，自与襕衫不同。今长衫虽与古制不同，要与此已相似的。

四

袄

衣冠服饰

上着

Padded coat

今以袍的短者为袄，故又有短袄之称；又夹衫亦称夹袄，可长可短，长的便称长夹袄，短的便称短夹袄。按：《说文》无袄字，《玉篇》云："袍，袄也。"是以袄为袍属。据宋高承《事物纪原》云：

> 《唐舆服志》：「袄子，燕服也，即古之褻服，亦谓之常服，江南以巾褐裙襦，北朝乃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之类，朱紫玄黄杂色，各从所好。若非元旦大会，一切通用，盖取便于作事。今时袄子，自北齐始。」

是袄子有两种，一即古时的褒服，是长的；一则始自北齐，是短的，故有“取其便于作事”之语。又据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宫人披袄子，盖袍之遗象也。汉文帝以立冬日赐宫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袄子，多以五色绣罗为之，或以锦为之，始有其名。炀帝宫中有云鹤金泥披袄子，则天以赭黄罗上银泥袄子以燕居。

则袄子又起于汉时，盖即所谓长袄的了。同书又云：

隋文帝征辽，诏武官服缺胯袄子，取军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品以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诏其诸卫将军，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袄子，织成紫瑞兽袄子，左右武卫将军服豹文袄子，左右翊卫将军服瑞鹰文袄子，其七品以上陪位散员官等皆服绿无文绫袄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马周请于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胯袄子，诏从之，永以为式。

此所述缺胯袄子，盖如今的短袄了。北齐之袄，尚与裤连，故称合裤袄子，此则缺胯，当是又裁短如今制的。本为武官之服，后因马周请加于汗衫之上，其形制又较前者为小，故别称小缺胯袄子，后人从便，即称为袄子，这就是现在绵袄夹袄的由来了，可说始于唐时。因为是寒天所用，故常以立冬日加服。袄本服在外面，至是又有服在里面的了。

五

马褂

羽織

Mandarin jacket

今长衫之外著以短衣，俗称马褂。按：此为清制，乃马上所著，故称马褂。古无褂字，惟有褂，为妇人的上服，且音圭，与今褂不相类。据清赵翼《陔馀丛考》云：

> 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疑即古半臂之制。《说文》：「无袂衣谓之褠。」赵宧光以为即半臂，其小者谓之背子。此说非也，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马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刘孝孙《事原》：「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则唐初已有其制。《唐书》：「韦坚为租庸使，聚江淮运船于广运潭，令陕尉崔成甫著锦半臂缺胯绿衫而裼之，唱《得宝歌》，请明皇临观。」又曾三异《同话录》有貉袖一条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帛为之，仍用夹里，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著，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仅起于唐宋，按：《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短袖由来久矣。

则马褂虽为清制，实即古之短袖半臂。又按：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 半臂，尚书仆射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请中单上加半臂，以为得礼。其武官等诸服长衫，亦谓之判余，以别文武。」诏从之。

是唐已盛服半臂之衣。又清顾炎武《日知录》云：

> 对襟衣，《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

是此对襟衣又即马褂之前身，明时也已有服的。今马褂袖已与袍衫同长，且不复为马上所著黑褂蓝袍，成为普通礼服，与古制已为不同了。

六

背子

Waistcoat

ベスト

背子亦称为背心或马甲，无袖而短，通常著于衫内或衫外。昔年妇女所著又有长与衫同的，称为长马甲。惟自盛行短袖后，长马甲形制已与衫同，故今又被废弃了。按：清顾炎武《日知录》云：

《戒庵漫笔》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说文》：「无袂衣谓之褠。」赵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见明帝著帽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当时已有此制。

此言背子于古即有，惟云半臂半袖，则清赵翼《陔馀丛考》以为非是，背子实古裲裆之制。他说：

> 《说文》：「无袂衣谓之褠。」赵宦光以为即半臂，其小者谓之背子。也，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马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背子即古裲裆之制。《南史·柳元景传》：「薛安都著绛衲裲裆衫，驰入贼阵。」《玉篇》云：「裲裆，胸背衣也。」

按：此说极是，既称半臂半袖，则至少尚有袖的，今背子绝无其袖，是正如《说文》的褖，《玉篇》的裲裆，且背心之意，正谓一在背一在心，心与胸同。至称为马甲，大约亦如马褂便于马上所著。惟可异者，则明王圻《三才图会》，其图半臂正如今的背子而无袖，且加说明云：

《实录》曰：「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涂，即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士人竞服，隋始制之也。今俗名搭护，又名背心。」

则明人似亦以半臂为背子，非如赵氏所云。惟云隋时始制，未必可信，盖古裲裆实亦为背子。按：汉刘熙《释名》，亦有“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之说，则背子汉时实已有之，早于隋时数百年了。《三才图会》又有褙子，云：“即今披风。《实录》云，秦二世诏朝服上加褙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宋又长与裙齐，而袖宽于衫。”观其图形，与衫略同，惟为对襟而已。按：今亦有披风，无袖而披于衣外，用以蔽风，故名。然与褙子实不类。古称为帔，《释名》所谓：“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南史·任昉传》云：“昉子西华，冬月著葛帔。”正是今的披风，故亦称披风为披肩，披应作帔。然明张自晋作《正字通》，亦谓：“帔，褙子也，省作背，以其覆肩背也。”与王氏所说正同。又《文献通考》论褐兼及背子云：

> 褐者，裾垂至地。《张良传》：「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师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领交裾，与今长背子略同；

其异者，背子开袴，裘则缝合两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略与裘异。裘之两裾交相掩拥，而道士则两裾直垂也，师古略举其概，故不能详也，长背子古无之，或云近出宣政间；然小说载苏文忠禅衣衬朝服，即在宣政之前矣。详今长背，既与裘制大同小异，而与古中单又大相似，殆加减其制而为之耳。则中单腋下缝合，而背子则离异其裾。中单两腋各有带穴，其穴而互穿之，以约定里衣；至背子则既悉去其带，惟此为异也。至其用以衬藉公裳，则意制全是中单也。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背子腋下，垂而不用，盖于中单之交带也，虽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

此所云背子，亦正与王氏所说相同，盖与无袖的背子不同。大约古所谓背子，亦为一种衬衣，故与中单相仿。今所谓背子，实古的裲裆。两衣原不相同，自明人混称为背子后，遂使人牵绕不清，故今之背子，实不如称背心为妥。此外又有一种袜肚，俗称肚单，据《中华古今注》云：

> 袜肚，盖文王所制也，谓之腰巾，但以缯为之。宫女以彩为之，名曰腰彩。至汉武帝以四带，名曰袜肚。至灵帝赐宫人蹙金丝合胜袜肚，亦名齐裆。

是由来已久了。

七

裙

Skirt

スカート

今以女子下衣为裙。男子也有一种作裙，或名缘裙，则大抵为农民工人所服。然裙之为服，现在已渐淘汰。女子自长袍盛行以后，即多不著裙，仅女学生尚有著短裙的，但与古制也已不同。至男子所谓缘裙，也渐在废除之列，服者已罕见了。

裙本作帬，即所谓下裳。古者服上曰衣，下曰裳，裙即女人所服的下裳。据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古制衣裳相连，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上加翟衣，皆以绢为之。始皇元年，宫人令服五色花罗裙，至今礼席有短裙焉。衬裙，隋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单丝罗以为花笼裙，常侍宴供奉宫人所服。后又于裙上剪丝凤，缀于缝上，取象古之褕翟。至开元中有制焉。

此云裙有两种，一即称裙，一为衬裙，皆女人所服，最早始于周文王时。又如宋高承《事物纪原》云：

> 梁简文诗：「罗裙宜细裥。」先是广西妇人衣裙，其后曳地四五尺，行则以两婢前挡，简多而细，名曰「马牙简」，或古之遗制也；与汉文帝后宫衣不曳地者不同。韵书曰：「裥，裙幅相摄也。」今北方尚有贴地者，盖谓不缠足之故，欲裙长以掩之也。杜牧《咏袜》诗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盖唐时裙长亦可以掩足也。画裙今俗盛行。

此所云长裙曳地至四五尺，则颇与今日女礼服相似，惟今乃连衣，且传自外洋，与仅为裙长的又属不同。

裙当以布制的为最粗服，其精巧的如唐安乐公主所服，可谓前所未闻，后无此制，因此当时目为妖服。如《唐书·五行志》云：

> 安乐公主使南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公主初出，降益州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备，瞭视者方见之，皆服妖也。

又唐时妇人最爱红裙，如李白诗有："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杜甫诗有："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红裙。"韩愈诗有："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不一而足。笔记中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今人称男子爱女子之甚者，辄有"拜倒石榴裙下"之语，此石榴裙实即指红裙，以其红如石榴花也。

以上所说，皆为女子著裙的故事，至于男子，古时也如女人著裙，盖即上衣下裳之意。如《文献通考》云：

> 《传授经》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并葛巾单裙，不著褐。"则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晋王献之书羊欣练裙，朱公叔《绝交论》谓西华之子，冬月葛衣练裙。盖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袭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

又《宋书·五行志》云："晋兴后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盖裙。"可知六朝时男子著裙也很盛行的，不限于女人。王献之书羊欣练裙，事见《宋书·羊欣传》。传云：

> 欣年二十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

至于裙的形制，古今颇同，皆连幅裁制，《释名》所谓："裙下裳也，连接裾幅也。"又如《荆湖近事》云：

> 周行逢为武安节度使，妇人所著裙皆不缝，谓之散幅裙。或曰裙于身，以幅多为尚，周匝于身；今乃散开，是不周也。不周不缝，是姓与名俱去矣。夫幅者福也，福已破散，其能久乎？未几行逢卒。

可知裙是以幅多为尚的。

八

裤

裤

Loose leggings

裤今俗作裤。按：裤实为裈字之误，字音昆，与裩同。古时裤长而裈短，裤无裆而裈有裆，后世既统称为裤，又以裈而讹为裤字，实非。按：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 裩，三代不见所述。周文王所制，裩长至膝，谓之弊衣。至魏文帝赐宫人绯交裆，即今之裩也。裤盖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敬王以缯为之，名曰裤，但不缝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汉章帝以绫为之，加下缘，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裤。

此以褌为周文王所制，袴为周敬王所制，当本于晋崔豹的《古今注》。又按：宋高承《事物纪原》云：

> 干宝《搜神记》：「晋时始有袴。」按：《汉书·外戚传》：「即今裙裆袴，多用带，有前后裆，不得交通。」又按：《史记》屠岸贾灭赵氏，赵朔之妻有遗腹生男，贾索之，夫人置之袴中，自此始也。今时武士大口袴，是魏文上马袴也。褌，亵衣也。汉司马相如著犊鼻褌，晋阮咸七夕晒犊鼻褌，以三尺布为之，前后各一幅，中裁两尖裆交凑之。周文王制褌长于膝。今吴中妇女多穿大脚开裆褌，独浦城妇人不穿褌，广西土官妇女亦不穿褌，著裙五六层，其后曳地四五尺，盖夷俗也。唐人以花上晒褌为杀风景。

是均言袴长而褌短。惟此云袴亦有裆，则实始于汉，古实无有。按：《汉书·外戚传》原云："孝昭上官皇后，亦霍光外孙。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服虔曰："穷绔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师古曰："绔古袴字，穷绔即今裩裆袴也。"推其文意，是袴本无裆，至是因帝体不安，为少御宫人之故，使宫人及使令皆为穷袴，正所以防帝接近之意，故师古以为如唐的裩裆袴，盖此穷袴也有裆如裩了，绲即裩字。今则不论短袴长袴，皆有裆，惟小孩的袴没有而已。

袴在古时并不视为重要服装之一，甚且有不穿的，如上引所谓夷俗，而穷人亦多如此，如《韩非子》有云：

独尾曰危齐有狗盗之子，与刖冬。°·子有戏而相夸。盗子曰：「吾父之裘独有尾。」危子曰：「吾父独冬不失袴。」

以“冬不失袴”为夸，则可知有冬失袴的。又如《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云：

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袴，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无何，著孚袴去，故时人谓之通健。

又如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云：

范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裨邪？」范笑而受之。

此皆言穷而无袴，亦可见袴较为次要，故穷人外衣不可不穿，袴却可以省了的。今人则视袴为重要，宁可有袴而无外衣，否则将视为淫邪之流了。此外古时对于袴的形制亦不甚讲究，如汉时《汉官仪》仅规定著红袴，云："汉家火德，宜著绛袴。"不若其他衣冠有种种的形制规定。《南史》且记梁元帝因愍怀太子著碧丝布袴，认以为怪。史云：

> 太子昵狎群下，好著微服。尝入朝，公服中著碧丝布袴，抠衣高，元帝见之大怪，遣尚书周弘正责之。

于此可知袴是不应怎样讲究的，故元帝有此怪责。又如《魏书·乐浪王忠传》云：

> 肃宗泛舟天渊池，命宗室诸王陪宴。忠愚而无智，性好衣服，遂著红罗襦，绣作领；碧绀袴，锦为缘。帝谓曰：「朝廷衣冠，应有常式，何为著百戏衣？」忠曰：「臣少来所爱，情存绮罗；歌衣舞服，是臣所愿。」帝曰：「人之无良，乃至此乎？」

也说袴是不应十分讲究的。惟此风至唐宋已不为然，陆游《老学庵笔记》曾记其“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服一箧，袴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祖妣云，当时士大夫皆然也”。盖渐讲究袴的形制了。

九

帽

帽子

Caps and hats

今戴于头上的皆称为帽，古则有冕冠弁帽巾等等之分，除冕专属于天子以至大夫所戴以外，冠弁帽巾则名目甚多，种类不一。大抵其初皆称为冠，《后汉书·舆服志》所谓："上古穴居野处，衣毛冒皮；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頍胡，遂制冠冕缨绥。"弁则象形，《释名》云："弁如两手相合扑时也。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以鹿皮为之，谓之皮弁；以韎韦为之，谓之韦弁也。"盖均用皮制成的。巾则较为后起，《玉篇》所谓："佩巾本以拭物，后人著之于头。"盖即以巾裹头，后遂以此裹头的物为巾，其实也同于帽。至《释名》以为："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于四教也。"以巾为谨，恐亦想象之辞。惟士冠庶人巾，则冠似较巾为尊，盖以构造而论，巾实较冠为简陋的。至于帽，盖亦巾类，故字从巾，《说文》则作曰，《释名》以为："帽，冒也。"未言其由来如何。《晋书·舆服志》则云：

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缅也。古者冠无帻，冠下有缅，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或裁缅为帽。自乘舆晏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江左时，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屋云。

是帽为古时所无。帻亦巾类，蔡邕《独断》云："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是冠中有帻，始于汉元帝。缅本附于冠的，其效用亦与帻相似，《释名》所谓"缅以韬发"是也。后则以此缅裁而为帽，于是不冠也可戴用，帽遂与冠巾同为戴首之物。其风或始于汉时，而至晋时已很盛行的。此三者的不同，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很简要的说明。他说：

> 古以尺布裹头为巾，后世以纱罗布葛缝合，方者曰巾，圆者曰帽，加以漆制曰冠。又束发之帛曰帻，覆发之巾曰帻，罩发之络曰网巾，近制也。

网巾乃始于明，故云近制。今帽无方者，故亦无巾称。冠则旧剧里尚有运用，普通已不戴了。惟圆者的帽最为通行，虽式样不一，然均属帽类，这所以现在只称为帽，不称冠巾的了。

就帽说帽，今最通行的有大帽、草帽、瓜皮帽等等。大帽以呢制成，盖传自西洋，然我国古亦有其名称，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大帽子本岩叟草野之服也，至魏文帝诏百官常以立冬日贵贱通戴，谓之温帽。"但不知其形制如何。又如明王圻《三才图会》云："大帽尝见稗官云，国初高皇幸学，见诸生班烈日中，因赐遮荫帽，此其制也。今起家科贡者则用之。"观其形制，与今大帽无异，惟多一条帽带而已。此云烈日中遮荫之用，似如今的草帽。瓜皮帽明时亦有，《三才图会》所谓帽子"用帛六瓣缝成之，其制类古皮弁，特缝间少玉饰耳。此为齐民之服"。瓜皮盖象其形，正此六瓣缝成的帽子。另据明陆深《豫章漫抄》云：

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简。阎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杨维桢廉夫以方巾见太祖，问其制，对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

则六瓣含意实深。方巾制甚简便，盖上方而下圆，今尚有之，惟不如小帽的通行，普通多用于丧服，以白布为之，即称白帽。按：古时不论庆吊，皆可戴白帽，其忌而为丧用，实始于宋，如宋周密《癸辛杂识》云：

宋齐之间，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纱，今所画梁武帝像亦然，盖当时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著白接䍦，谢万著白纶巾，南齐垣崇祖白纱帽，《南史》和帝时百姓皆著下檐白纱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他如白帢白韬之类，通为庆吊之服。古乐府《白纻歌》云：「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杜诗「光明白毡巾」「当念著白帽」。白乐天诗云：「青笻竹杖白纱巾。」然则古之所以不忌白者，盖丧服皆用麻，重而斩齐，轻而功缌，皆麻也。自麻之外，缯缟固不待言，苧葛虽布属亦皆吉服。后世人多忌讳，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此外又有一种风兜，似帽而后垂长，用于冬令，以御风寒。近人柴萼《梵天庐丛录》以为即古风帽，云："风帽者，冬日御寒之具。范成大诗，雨中风帽笑归迟。吴人谓之风兜。兜字殆自兜鍪而来，古谓之胄，俗谓之盔，战帽也。"

一

袜

Socks

靴下

袜古本作韈，盖用韦(柔皮)所制，后乃作袜，是不用韦的了。按：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 三代及周著角袜，以带系于踝。至魏文帝吴妃乃改样以罗为之，后加以彩绣画，至今不易。

是角袜当用韦制的，至魏乃用罗制，故字又改从衣旁罢！又宋高承《事物纪原》亦云：

> 袜，《实录》曰：「三代时已有之，谓之角袜，前后两相承，中心系之以带。至魏文帝吴妃乃始裁缝，以绫罗为之，即今袜也。」《炙毂子》曰：「足衣也，文王伐崇而袜系带，已见于商时。」

是此种角袜必有带，至魏乃始裁缝，不复用带。汉时也是角袜，故如《汉书·张释之传》云：

> 释之为廷尉，有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尝召居廷中。公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释之：「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让王生：「独奈何廷辱张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亡益于张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益重释之。

既有袜带，当是角袜无疑。惟后汉时实亦有罗袜，张衡《南都赋》曾云："翛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蹑蹀而容与。"是又不始于魏的。不过自魏以后，袜不再为皮所制，非罗即布，以至于现今，方效西法不用裁缝，以针相织，这实在还是近数十年的事，为前所未有的。

又古时以脱袜为敬礼，古书中记载颇多。如《尚书·说命上》云："爰立(说)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此跣明为赤足，则当时虽有袜，正有不袜而跣者。但此尚不能证明脱袜为敬礼，至如《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云：

> 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鞫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杀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闻之，褚师与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后亡。"

则明言褚师声子因韨而登席，卫侯遂认为大不敬，非断其足不可。虽然褚师声辩足有烂疮，看了恐怕作呕（壳，许角反，呕吐也），但仍不为公所谅解。幸而褚师逃得较快，所以还不至于断足。足见脱袜之为敬礼，在当时实为一大事。晋杜预注云："古者臣见君解韨。"是解韨之为敬礼，直如今之脱帽然，而事态尤较脱帽为严重。又同书宣公二年云：

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跣以下。

此云“跌以下”，亦明为脱袜而饮者，否则袜而登席，匆促下来，还何从跌起？又《诗·小雅·采菽》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据序，谓：“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则诗中所写，明为古时臣下见君的礼制，亦谓：“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芾即蔽膝之物，故在股。邪幅，按：汉郑玄笺：“如今行縢也。逼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即如今之绑腿布，用以绑腿的。诗不言袜屨而仅言赤芾与邪幅，亦可谓臣见天子不袜之一证。顾炎武《日知录》所谓：“古者臣见君，解韝。既解韝，则露其邪幅，而人得见之。《采菽》之诗，所以为咏。”正可作此诗的注解。

此外《仪礼》与《礼记》中，虽无脱袜之说，而脱屨之文甚多，兹不妨举录数则如下：

退坐取屣，隐辟而后屣。（《仪礼·士相见礼》）

众宾皆降，说（同脱）屣揖让，如初升坐。（《仪礼·乡饮酒礼》）

主人以宾揖让，说屣乃升；大夫及众宾，皆说屣升坐。（《仪礼·乡射礼》）

宾友入，及乡大夫，皆说屣升。（《仪礼·燕礼》）

侍坐于长者，屣不上于堂；解屣不敢当阶。就屣，跪而举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屣，跪而迁屣，

俯而纳屣。（《礼记·曲礼》）

排阖说屣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长在则否。（《礼记·少仪》）

此均所谓脱屨者。是否于脱屨之后再加脱袜，则不得而知。然古人原有屨而不袜者，如汉刘向《说苑》云：

> 晋平公不悦，置酒虒祁之台，使郎中马章布蒉蔡于阶上，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叹。公起引之曰：「今者与叟戏，叟遽忧乎？」

此云“解屨刺足”，则屨内明未著袜，否则袜用皮制，何至刺足？是古人不仅脱袜，亦有根本不袜者矣。果尔，则诸礼中所谓“脱屨”，间接亦等于脱袜。又《吕氏春秋·至忠篇》云：

齐王疾疣，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不解屨，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爨之。

按：此正与褚师声子不脱袜的情形相类，此虽仅云“不解屨”，则或许即指不脱袜了。又《庄子·列御寇篇》有“列也提屨跣而走”之文，亦可证明。当时确有履内无袜者，脱履实可等于脱袜。

以上所说，皆为先秦脱袜大概情形；至秦汉以下，此风仍盛，如汉刘向《新序》云：

> 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

云“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可知秦时群臣上殿亦脱袜。又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云：

> 于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最高。」

因萧何功最高，故特赐带剑履上殿，可知普通大臣，仍非脱履不可。同书又云：

> 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

此相国即萧何，盖萧何后得罪，已无特赏资格，故徒跣入谢。云徒跣，自非仅脱履，而且脱袜。盖待罪之人，必须行最敬之礼，自非徒跣不可，是汉时亦以脱袜为至敬的礼节。又《史记·文帝纪》云：

> 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

“践”，据晋灼曰：“汉语作跣，跣，徒跣也。”天子之丧，吏民例应徒跣，文帝宽仁，故令“无践”。按：《礼记·丧大记》亦有“徒跣”之文，是知古时服丧皆须脱袜，以表敬礼，此又与今制不相同的地方了。

此后晋与南朝，亦仍以脱袜为至敬。赐剑履上殿者，史不绝书，皆可知非特赐不能不脱袜。晋徐乾古《履议》云：

> 先代以来，优崇重臣，言剑履则包舄也。大臣升殿，不唯朝会，或私觐独见，临时所着，不必是舄，故总言履，以明不跣也。

盖是时优崇重臣，故云不跣，则非优崇者仍须跣也。

又，《隋书·礼仪志》云：

> 梁天监十一年，尚书参议：「《礼》跣袜，事由燕坐，履不宜陈尊者之侧。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恒礼，凡履行，应皆跣袜。」诏可。

按：《礼记·少仪》中，有“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之文，是指祭祀可不跣，而燕飨则如此。但至梁朝，则一切应遵敬礼之处，皆须脱袜，可谓更进一步。至平时闲居，亦多不袜，如晋虞预《会稽典录》云：

> 贺邵字兴伯，山阴人也。为人美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动静有常。与人交，久而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见其洗沐。坐常著袜，希见其足。

以“坐常著袜”特著文中，则可知当时多不袜，故以著为可异。顾炎武《日知录》中亦谓：“贺邵为人美容止，坐常著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又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云：“谢遏夏日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户外，方蹑履问讯。”是在户内固常跣足的。然此风沿至唐代，已不仍然。如《新唐书·棣王琰传》云：“妃韦，以过置别室。而二孺人争宠不平，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仇人，告琰厌魅上。帝伺其朝，使人取履视之，信。”是入朝已不脱履，更无论脱袜矣。又同书《李白传》云：“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云“醉，使高力士脱靴”，则未醉之前，固在帝前著靴，此皆可谓唐时臣见君不再脱袜的明证。同时，遇有祭祀，亦不再跣袜，如同书《刘子玄传》云：

皇太子将释奠国学，有司具仪，从臣著衣冠乘马。子玄议：「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骈服。今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士庶亲迎，则盛服冠跣乘轺车，他事无车，故贵贱通乘马。比法驾所幸，侍臣皆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车，故博带褒衣，革履高冠是车中服袜而镫，跣而鞍，非唯不师于古，亦自取惊流俗。马逸人颠，受嗤行路。」太子从之，因著为定令。

推此文意，盖本为“袜而镫，跣而鞍”者，今以其不师于古（此古，当指《礼记·少仪》所谓“乃祭于室中堂上无跣”），且易于马逸人颠，故取缔之。是知唐之祭时也不用脱袜了。又唐李肇《国史补》云：“韦陟有疾，房太尉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以“袜而登阶”为可笑，则必是当时已革古制，而房氏子仍遵古制，所以觉得可笑罢！按：棣王琰为玄宗之子，皇太子即玄宗，时为太子，李刘韦房皆为玄宗时人，可知唐时脱袜之风，至玄宗时已渐杀。自此以后，脱袜以为敬礼，遂无复有奉行者了。

以上所述，尽关男子方面，而未及于女人；然女人古时实亦多脱袜者，如《淮南子》云：“古者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跣足上堂，跪而斟羹。”云“跣足上堂”，是子妇之事翁姑，亦非脱袜不可。又如晋无名氏《双行缠》云：“新罗绣行缠，足跣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按：行缠即行滕，缠腿布也，足跣为足背，云“足背如春妍”则不袜可知。又唐李白有《越女词》

云："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星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又《浣纱石上女》云："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诗皆写唐时江浙妇女有不袜者。固知我国古时，女子也尽多脱袜而露其双足的。惟自唐以后，女子皆多|**缠足**|，于是欲露已无可能。但各省偏僻之处，仍有不染此风而脱袜的，如明谢肇淛《五杂俎》云：

> 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靸，洗足竟，即跣而著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人多不缠足也。女屐加以彩画，时作龙头，终日行屋中阁阁然，想似西子响屧廊时也，可发一笑。

又如清刘銮《五石瓠》云：

> 四川妇女多殊色极妆，而跣其胫，无膝衣，无行缠，无屣，如霜素足，尝见于大市中，不以为异。粤中风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虽敝犹整整，晴云赤日之前，不以为亵。惟士大夫历官南北者，归而变其内，竞习弓鞋。闽妇女亦多不韈。

是闽、粤、四川一带，明清时原有不袜而行于大市上的，众并不以为异。现在一到夏令，新式女子也每多脱袜而露足了。

鞋

靴

Shoes

鞋，古有许多种类，各有名称，鞋亦为其中之一，今则统称为鞋，很少分别。如汉《扬雄方言》云：

> 屝、屨、麤，履也。徐兖之郊谓之「屝」，自关而西谓之「屨」，中有木者谓之「複舄」，自关而东複履其庳者谓之「鞾」，下禅者谓之「履」，麻作之者谓之「不借」，麤者谓之「麤」，西南梁益之间或谓之「屨」，或谓之「屐」，履其通语也。

是履因各地方言不同，而有许多名称。又如汉刘熙《释名》云：

「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复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複其末下，使干腊也。「屣」，拘也，所以拘足也。齐人谓帶屣曰扉，扉，皮也，以皮作之。「屣」，跻也，出行著之，跻跻轻便，因以为名也。「鞋」，解也，著时缩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则舒解也。「鞮」韦履深头者之名也。；鞮，袭也，以其深袭覆足也。「屐」，搘也，为两足搘以践泥也。

是鞋在古时，有履、舄、屩、扉、屐、鞋鞮、屐之分。但这些究有何种分别，刘氏所释未详。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则云：

> 鞋古作鞮，即履也。古者以草为屩，以帛为履，周人以麻为鞋，皮底曰扉，木底曰舄。

是以草制的为屩，即今所谓草鞋，帛制的为履，即今所谓缎鞋，麻制的为鞋，即今所谓布鞋，以皮作底的为扉，即今所谓皮鞋，以木为底的为舄，今无此物，而别有所谓木屐，古亦有之，与舄不同。盖舄实为古时帝王大臣所服，庶人是没有的。如《诗·车攻》："赤芾金舄。"传云："舄，达屩也。"疏云："达屩，言是屩之最上达者也。此舄也而曰屩，屩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异之耳。"是舄为鞋中之最上尊者，与他鞋不同。又如郑锷注《周礼·天官》屨人云："有舄有屩，名官特曰屨人者，舄止于

朝觐祭祀时服之，而屨则无时不用也。”是舄只用于朝觐祭祀的时候，平时是不用的，所以现在也就没有这种鞋样了。据郑司农云：“舄有三等，赤舄为上，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唯祭服有舄，玄舄为上，下有青舄赤舄。”至其形制，即以普通的屨，下再加以木底而已。

又屨古虽有用草的，但亦并不尽然，盖为鞋的通称。如《仪礼·士冠礼》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则屨有用葛制的，也有用皮制的。晋徐乾古《履议》所谓：“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为屨。”是履在汉前多称为屨，其后始以屨专称为草制的了。至履在古时亦实为鞋的通称，《方言》所谓：“履其通语也。”今亦称皮鞋为革履。屐则确是草鞋之类，古常称为芒屐，为贫贱所服。此例甚多，如《晋书·五行志》引干宝语，有“夫屐者人之贱服”。又《宋书·张畅传》：“虏尚书李孝伯曰：君南士膏粱，何为著屐？”皆其明证。屐则古时多以木制，故称木屐，今亦有之，惟作为雨具。其底有平有齿，如《晋书·宣帝本纪》：“帝使军士两千人，

著软材平底木屐。”又如同书《谢安传》：“安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前例即为平底屐，后例即为有齿的屐。屐除木制以外，古常有帛制的，如刘熙《释名》有帛屐，云：“以帛作之如屐者。不曰帛屐者，屐不可践泥者也，此亦可以步泥而浣之，故谓屐也。”惟后世甚少其制。鞮则实为皮鞋，《释名》所谓“韦履深头者”，故字从革。但《说文》却作“小儿履”解；别有鞮字，《说文》始作“革履”。是皮鞋古或称|**鞮**|，又或称|**鞮**|的。

最后要说到鞋，古本作鞵，《说文》称为“革生鞮也”，则亦皮鞋之属。以《释名》“鞋，解也，著时缩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则舒解也”的话推之，其形制颇同今的皮鞋，所谓著时则缩其上，而脱时则解其上也。缩乃缩之以带，解乃解之以带的。但自宋以后，则鞋已代履而通称，如宋张安国有《棕鞋》诗，张咏有《草鞋》诗，元萨都剌有《绣鞋》诗，张昱有《蒲鞋》诗，是鞋不仅皮制，别制皆可称鞋了。

又古时称鞋为“不借”，《释名》所谓：“不借言贱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按：此实指草鞋，故视为贱物，晋崔豹《古今注》即云：“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轻贱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于人，故名不借也。”

此外现今又有一种拖鞋，没有鞋跟，按：此古亦称为靸鞋，如元陶宗仪《辍耕录》云：

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靸鞋。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炙毂子杂录》引《实录》云：「靸鞋舄三代皆以皮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为之，名曰靸鞋。二世加凤首，仍用蒲。晋永嘉元年用黄草，宫内妃御皆著，始有伏鸠头履子。梁天监中，武帝易以丝，名解脱履。至陈隋间，吴越大行，而模样差多。唐大历中进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进百合草履子。」据此则靸鞋之制，其来甚古。

是其制于古已有。惟《释名》云"靸带履，深头者之名也"，未言无跟，恐陶氏所云，与古之靸未必相同的。然今的拖鞋则与陶氏所说的靸鞋实同。同书又云：

古人舄屣履至阶必脱，唯著袜而入。《礼》「户外有二屣」，是脱屣而入者也。汉赐剑履上殿，是不赐则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谏不行则纳履而去，纳结也。言纳履则在外明矣，是脱履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袜为宜，况袜又从带乎？又按：《乡饮酒》云：「说屣揖让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礼不脱屣，坐则脱屣，理固然也。」由是观之，凡宗庙堂室之间，行礼亦必不脱屣矣。夫降而脱屣，然后升堂，礼也。其后宾与主人酬酢之时，皆在两阶之间，又须降而著屣，复升于阶。酬酢之礼毕，又降而脱屣，复升于坐也。古人礼繁如此，今何略也！

按：此实为古礼，与脱袜同。今日本人尚有此风，我国则早已无之了。

二

靴

Boots

ブーツ

靴本作鞾。汉刘熙《释名》以为："鞾，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盖古用于骑马之时。李时珍《本草纲目》以为："鞾，皮履也，所以華足，故字从革華。"按：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 靴者，盖古西制也。昔赵武灵王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至唐马周改制长靿以杀之，加之以毡及绦，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贞观三年，安西国进绯带短靿靴，诏内侍省分给诸司。至大历二年，宫人锦靿靴，侍于左右。



淡如水

是靴本西制，始于赵武灵王。至唐则不论文武百官皆服，甚至连宫人皆著靴了。按：唐前以靴为武装，故即使女人有著靴的，乃是女骑之流，如《晋书·石季龙载记》所云："季龙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否则是没有的。至于现今，著靴之风已不如往时的盛行，非武人是没有再著靴了。

靴本皮制，至唐后乃有用麻制的，如宋高承《物事纪原》所谓"唐马周以麻为靴"。此麻当指麻布。但后来也有极讲究的，虽属一时遗兴，但也可知物原无奇不有。如《南唐近事》云：

元宗幼学之年，冯权常给使左右，上深所亲喜，每曰："我富贵之日，为尔置银靴焉。"保大初，听政之暇，命亲王及东宫旧僚击鞠，欢极，颁赉有等。语及前事，即日赐银三十斤，以代银靴。权遂命工锻靴穿焉，人皆哂之。

以银锻靴，真是前所未闻，但今女人有银色高跟鞋，虽非真银，而其风传自外洋，要在我国可说有其由来了。又元陶宗仪《辍耕录》云：

> 太府少监呵鲁奏取黄金三两，为御靴刺花用。上曰：「不可。因请易以银而镀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银首饰也，今民间所用何物？」对曰：「用铜。」上曰：「可。」杨太史瑀所言。太史居官时，日侍上，故知其详。

是元时竟有用金刺花为靴的，亦可见靴的讲究了。

三 巾

Head cloth

巾着

今以洗面拭手之物为手巾。又称毛巾，乃因此巾织成如毛状，此为近世所有，古所无的。按：古巾有两种，一种用以覆物，如《周礼·天官》："幂人掌共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此巾即用以覆物。一种乃专用以拭手，别称为帨，如《礼记·内则》"左佩纷帨"，据注："纷以拭物，帨以拭手。"其后始以帨为手巾，如宋高承《事物纪原》云：

《礼》曰：「浴用二巾，上绤下绤。」虽上下异用，而无异名。此宜三代时有之。王莽篡汉，汉王闵伏地而泣，元后亲以手巾拭其泪。巾虽始于三代，而手巾之名，实始于汉，今称曰帨是也。《礼记·内则》云：「生男则设弧于门左，生女则设帨于门右。」取事人佩巾之义。

则手巾之名，始于汉时。但此种手巾，后世又称为手帕，专以拭手及佩带之用，而与洗面之巾又有分别。按：帕古本用为裹头，故称额巾，亦称抹额。又为一种服名，如宋人《释常谈》云：

> 妇人施粉黛花钿，著好衣裳，谓之鲜妆帕服。《李夫人别传》曰：夫人久病，武帝亲往问之，夫人卧不回顾。武帝去，延年以下责夫人：「帝既再三顾问，合转面一见，嘱托骨肉。」夫人曰：「我若不起，帝必追思我鲜妆帕服之时，是深嘱托也。」

其以帕为手巾者，则实始于唐。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

> 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

此巾帕当指手巾无疑。又如后蜀何光远《鉴戒录》云：

> 天复初，车驾幸石门，宫人杨舞头进裹泪手帕子，奉宣加楚国夫人。

天复为唐昭宗年号，可知其时亦称手巾为手帕子，故手帕之称，实始于唐，唐以前惟称手巾的。

此种手巾，或用葛制，如绨绤之类，或用丝制，如绫罗之类。而古之所谓布，实亦葛类。如晋干宝《搜神记》云：

汉时诸暨县吏吴详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欲暮，见年少女子来，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独居，又无邻里，唯有一孤妪，相去十余步尔。」详闻甚悦，便即随去。行至一溪，日已晚，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冢尔。详既入时诸暨县吏吴详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欲暮，见年少女子来，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独居，又无邻里，唯有一孤妪，相去十余步尔。」详闻甚悦，便即随去。行至一溪，日已晚，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冢尔。详既入

此虽志怪之谈，但紫手巾当为丝所制，而布则为葛所制，盖以棉为布，实始于唐，汉时犹无此物。此外古来手巾也有极讲究的，如唐《同昌公主传》云："同昌公主有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特异，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亦未尝生垢腻，称得之鬼谷国。"盖此颇如今的毛巾，但说经年未尝生垢，未免视为异物。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也曾说到有异巾可以辟尘，兹附录于后，以供谈助：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田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酒开解之。坐客十余，中有称处士皇甫元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田曰：「予尝游海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田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请高曰：「元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请避左右：「某于新罗获一巾子辟尘，欲献此赎田。」即于怀内探出授高，高才执，已觉体中虚凉，惊曰：「此非人间所有，且无价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翌日，因宴于郊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驺卒数人，并无纤尘。高日日礼谒，将讨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一四 带

Ornament belt

带

带在今人用处较少，惟袴有袴带，鞋有鞋带而已。古时则服皆有带，用以束衣，且视为重要之物，尊卑各有分别，不可混用。即后世已失其系束之用，亦示为饰物，以存古制。其详如宋陈祥道《礼书》，即有论带专篇，兹引录如下，以见带的大概：

古者革带大带，皆谓之鞶，《内则》所谓男鞶革带也，《春秋传》所谓鞶厉大带也。《易》言鞶带，扬子言鞶蜕，以至许慎、服虔、杜预之徒，皆以鞶为带，特郑氏以易鞶革，为盛蜕之囊，误也。辟犹冠裳之辟积也，率缝合之而厉为带之垂者，特郑氏以「而厉」为如裂，亦误也。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杂，饰也。饰带，君朱绿，大夫玄华，士缁，故《仪礼·士冠》，主人朝服缁带冠者，爵弁皮弁缁布冠皆缁带，则士带皆合帛为之，或以练，或以练，或终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饰或朱绿，或玄华。盖素得于自然，练成于人功。终辟则所积者备，辟垂辟下则所积者少。朱者正阳之色，绿者少阳之杂，玄与缁者阴之体，华者文之盛。惟天子体阳而兼乎下，故朱里而裨以朱绿。诸侯虽体阳而不兼乎上，故饰以朱绿而不朱里。大夫体阴而有文，故

饰以玄华。士则体阴而已，故饰以缁。然于大夫言带广四寸，则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于士言绅三尺，则其上可知，而有司止于二尺五寸也。凡带有率无箴功，则带纬而已，无刺绣之功也。以至并组约纽三寸，再缭四寸，绅韠结三齐，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长所饰，则失之太拘；所饰长于束，则失之太文。绅韠结三齐，然后为称，则有司之约韠盖亦二尺五寸欤？古者于物言华，则五色备矣；于文称凡，则众礼该矣。郑氏以华为黄，以凡带为有司之带以率为士与有司之带，以辟为裨，以二寸为士带广，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裨而不合，皆非经据之论也。

此言带的古制，盖本之《礼记·玉藻》，而略驳郑玄的注文。按：《玉藻》原文云："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而诸侯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并纽约用组三寸，长齐于带。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绅韠结三齐。大夫大带四寸。杂带君朱绿，大夫玄华，士缁辟二寸，再缭四寸。凡带有率，无箴功。"其中纽为带的交结，合并其纽，用组以约，则带束而不可能了。长齐于带是说组的垂适与绅齐。韠是蔽膝，结即组，绅韠结三者皆长三尺，故为三

齐。绅即大带，古者搢笏于绅，谓之搢绅，即说插笏于带之意。此种革带，至秦以后遂称为腰带，其制仍严。如五代马编《中华古今注》云：

> 腰带盖古革带也，自三代以来，降至秦汉，自天子至庶人皆服之，而贵贱通以铜为铃，以带为鞓。沿至贞观二年，三品以上以金为铃，六品以上以犀为铃，九品以上以银为铃，庶人以铁为铃。汉中兴每以端午赐百僚乌犀腰带。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带，示色不改更故也。

铃即带的扣合处。此所言实尚简略。自是以后，历代无不重视腰带，因非现在所有，这些也不详说了。

一五

被

Quilt

掛布团

被,《说文》以为“寝衣也”,故字从衣旁。又:“衾,大被也;裯,单被也。”是古人被乃总称,大者为衾,单者为裯。今则大被甚少称衾,单被则称为单被,而普通称被,以幅为大小,如四幅三幅等等。此种古时亦然,如晋孙舒元《在穷记》云:“遭乱之后,隰阳令述祖送四幅绛被一领。”又如元陶宗仪《辍耕录》云:“蜀主孟昶有一锦被,其阔如今之三幅帛。”又如《桓任别传》云:“任后母酷恶,常憎任,为作二幅箕踵之被。”盖两幅被最小,三幅四幅最为普通。但古时又有更大的,《列女传》云:

江夏孟宗,少游学与同学共处,母为作十二幅被。其邻妇怪而问之,母曰:「小儿无异操,惧朋类之不顾,故大其被,以招贫生之卧,庶闻君子之言耳。」

此乃特别原因，颇如今日僧寺三四人共床的被，然其阔也恐怕没有至十二幅的。至如《梁书·裴之横传》说："之横不事产业，兄之尚为狭被蔬食以激之，之横曰，大丈夫富贵当作百幅被。及后立功，乃作百幅被。"阔至百幅，那诚可谓古今惟一大被了。

古来被有极讲究的，如唐苏鹗《杜阳杂编》云：

> 唐元和八年，大轸国贡神锦被，冰蚕丝所织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可及。暑月覆之，清凉透体。

被能在"暑月覆之，清凉透体"，是诚可谓神物。又如《辍耕录》云：

> 蜀主孟昶有一锦被，其阔犹今之三幅帛，一梭织成被。头作二穴，若云板样，盖以扣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则拥覆于肩，此之谓鸳衾也。

以被作穴，实为古今所未闻。至于普通的则如布被，较佳则为锦被绣被，殆与今同。此外宋时尚有一种纸被，为今所未有。如刘子翠有《答吕居仁惠建昌纸被诗》，陆游有《寄谢待制朱丈纸被之贶诗》，谢枋得有《求纸衾诗》。据刘诗云：

尝闻旰江藤，苍崖走虬屈。
斩之霜露秋，沤以沧浪色。
粉身从澼洸，蜕骨齐丽密。
乃知莹然姿，故自渐陶出。

又陆诗云：

纸被围身度雪天，
白于狐腋暖于绵。
放翁用处君知否？
不是蒲团夜坐禅。

则纸被之制，实非普通的纸，乃用一种藤所制成，故较普通纸为坚韧，可以为被。旰江即建昌江，在今江西省境，是纸被出产于该地的。此外又有一种芦花被，亦为今所未闻。《元史·贯云石传》云：

贯云石海涯辞官还江南，过梁山泺，见渔父织芦花为被，欲易之以绀。渔父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遂援笔立就，竟持被去。

则不知将芦花用何法以织被的。

一六

褥

Cotton-padded mattress

敷布团

褥，汉刘熙《释名》以为："褥，辱也，人所坐亵辱也。"褥有两种：一种用于床上，俗称垫被；一种用于椅或车上，俗称坐垫或垫子，古则又称为茵，《诗·秦风疏》云："茵者，车上之褥。"

褥在古时大抵贵者用罗锦所制，贱者即为布类；亦有用兽皮的，此种多用于坐椅。此外如唐苏鹗《杜阳杂编》云：

> 唐元载宠姬薛瑶英，载为处却尘褥。褥出句骊国，是却尘之兽毛所为也，其色殷鲜，光软无比。

则似以兽毛所织成，与今毡毯无异了。

对于坐褥，古时也大分等级，此制在清代为尤甚，如《清史稿·舆服志》云：

> 凡坐褥，亲王冬用貂夏用龙文赤缯，世子郡王冬用猞猁狲缘貂夏用蟒文青缯，贝勒冬用猞猁狲夏青缯施采，贝子冬用白豹夏采缯缘青缯，均藉红白毡。镇国公冬用全赤豹皮夏青花赤缯，辅国公冬用方赤豹皮夏赤花皂缯，均藉红毡。镇国将军视一品，辅国将军视二品，奉国将军视三品，奉恩将军视四品。民公冬用全虎皮夏皂缯，侯伯冬均用方虎皮，夏侯用缘花皂缯，伯用青云缯，均藉红毡。子男各从其品。固伦公主额驸视贝子，和硕公主额驸视镇国公，郡主额驸冬用獾夏皂褐缘红褐，均藉红毡。郡君额驸视三品，县君额驸视四品，乡君额驸视五品。文武官一品冬用狼夏红褐，二品冬用獾夏红褐缘皂褐，三品冬用貉夏皂褐缘红褐，四品冬用青山羊夏皂布，均藉红毡。五品冬用青羊夏青布，六品冬用黑羊夏棕色布，七品冬用鹿夏灰色布，八品冬用麅夏土布，九品冬用獭夏与八品同，均藉白毡。

其规定严格如此。到了现在，则坐貂制缯，富家多如此了。

一七

衣料

衣料

Fabrics

衣料可分为三种：一为丝织物，二为棉织物，三为毛织物，此殆古今同例。惟我国古时以丝织物为最多，其名称有锦绣绫罗素绢等。棉织物则较为后起，今统称为棉布，我国上古所谓布者，实乃麻枲所织成。毛织物则较稀有，至近年方才盛行起来了。

锦，汉刘熙《释名》云："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字从金帛。"盖锦以杂色织文而成，故用功甚重。古时视为贵物，故项羽有"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古时锦的名称很多，如晋陆翙《邺中记》云：

> 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班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

其所谓绨者，即锦以绨为底，上加织文而成，故绨色亦有多种。其实锦的名目，还有很多，历代均有，花样实愈出愈多。汉时以陈留所出为最著名。魏晋则以蜀锦负名，出于成都，故成都有锦官城之称。今妇人所著的织锦缎，实即古所谓锦也。

绣即以针刺成五彩之色，《考工记》所谓："五采备谓之绣。"今于绸缎之上加以刺绣，亦谓之绣。上海顾氏的刺绣，在昔很负盛名。据姜绍书《无声诗史》云："上海顾会海之妾，刺绣人物，气韵生动，字亦有法。"则|**顾绣**|实创于顾会海之妾。古虽与锦并重，常连称锦绣，然绣尤重于锦，如《后汉书·舆服志》云："制冕服垂舆刺绣文，公卿以下织成文。"织成文即指锦。盖锦绣虽均备五采，但锦系织成，而绣乃刺成，故更可贵。汉王充《论衡》所谓："绣之未刺，锦之未织，丝帛何以异哉？"

绫，《释名》以为："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然其后绫亦有各种花样，不限似冰凌一类。如《唐六典》云：

“仙滑二州出方纹绫，豫州出鹦鹉绫、双丝绫，兖州出镜花绫，青州出仙文绫。”所谓方纹镜花，即示文理为方似花了。按：今绫的花样亦不一，大多用作装裱字画册页，制衣已很少了。古则百官多服绫，与罗并称为美好的丝织物。

罗本为网之类，用以络鸟，后以丝织成薄而有疏孔如罗的，也称为罗，《释名》所谓：“罗，文疏罗也。”通当有花与无花两种，无花也称素罗。古以为百官之服，惟以花纹大小为分别。又多作为袜帏之用，故诗人歌咏，辄多罗袜罗帏之语。

绮，在现在已无此种丝织物名称，其实也与绫相仿，不过花纹不同而已。《释名》以为：“绮，踦也，其文欹斜，不顺经纬之纵横也。”按：《汉书·高祖纪》云：“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据师古注：“绮今之细绫。”可知古亦视为贵物，商人不得著用的。此名称自宋以后已不闻，大约都称为绫了。

縠即现在所谓纱，《玉篇》所谓：“縠，纱也。”《汉

书·江充传》云:“充衣纱縠单衣。”按:师古注:“纱縠纺丝而织之也,轻者为纱,绉者为縠。”今则通称为纱,无縠的名称了。

以上诸织物,皆有花纹或加以彩色,其纯白无花纹的,则为素为绢,素较为精,绢较为粗,《释名》所谓:“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巧饰也。绢,绻也,其丝绻厚而疏也。”今则绢犹其称,素则多称为纺。按:纺本为纺绩之义,《说文》所谓“网丝也”,《广韵》所谓“纺绩也”。今称纺之薄者犹云素绸,可知即古所谓素。

这许多丝织物,在古总称为帛,汉时又称为缯,故《说文》缯与帛互训,所以称绫为“帛之细者”,称绮为“文缯”,称素为“白缯缯”,称绢为“缯如麦稍”。至今则总称为绸缎。按:绸本作绸缪解,即缠绵之意,不作丝织物名称。惟《说文》则有紬,音与绸同,云“大丝缯也”,则亦为缯之一,可知作绸者非。缎,《说文》无其字。按:唐染织署详述各种织物,独无缎名,惟彭汉二

州有贡段，是缎本作段，以其为丝织物，故别加糸旁罢！实则今所谓缎，盖即古之绮绫之类，皆有花纹。名称虽异，实为一物。今则绸缎之名亦渐为过去，新出的丝织物，或称绉，或称葛，甚至也有称呢的了。

布与帛古时往往对称，盖｜**帛**｜为丝织物总称，｜**布**｜为麻葛等织物总称，今则多称为棉所织。按：棉之传入我国，约在唐时，故棉布当始于唐。在唐以前虽也有棉布，大抵为外国所贡，中土实未曾有。所以如《说文》云："布，枲织也。"枲即麻属。又《小尔雅》云："麻纻葛曰布。"均未有提及棉的。其中以葛为布，又有粗细之分，《说文》所谓："绨，细葛也；绤，粗葛也；绉，绨之细者也。"此种葛布均作为夏衣，即今所谓夏布，所以《礼记·月令》有："孟夏之月，天子始绨。"至秋乃不服，所以潘岳《秋兴赋》有"乃屏轻箪，释纤绨"之语。至冬天所著的绵衣，古时因无棉花，其衬里所用为丝绵，新的亦称为纩。故《左传》有"挟纩"之语，纩即新绵也。

至于以兽毛织成的衣料，古亦多称为布，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云：

南方有火山，长四十里，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燃，得暴风不炽，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觔，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织以作布。用之若垢污，以火烧之，即清洁也。

此即所谓火浣布，六朝人笔记中载之颇多。由此可知以鼠毛所织，亦谓之布。但此鼠名为火鼠，未必生于火中的。惟入火不焚，则确系事实，《魏志》有云："青龙三年，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可知当时确曾实验过的。又《魏略》云："大秦国出细布，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大秦即古罗马，是用水羊毛织成，亦称为布。盖中国古无呢绒之称，除丝外，率称为布。按：呢本呢喃，乃小声多言之意。惟宋黄庭坚诗有"寒赠紫驼尼"，此尼恐为今呢之由来。绒字《玉篇》只作细布解，亦非指毛织物的。

不过以毛织物，古时亦并非没有，即所谓毡毯的毡。《释名》所谓："毡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拾遗记》云："汉武以毡绨藉地，恶辙之喧也。"用以铺地，正与今同。又称氈毹，细者又称毾㲪，则施于床前榻下。又《汉书·高祖纪》云："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绨纻罽。"据师古注云："罽，织毛，若今毾及氈毹之类也。"则罽实如今之呢绒，汉时也有著用的。

一八

首饰

Ornaments

アクセサリー

今称妇人金玉珠宝的饰物为首饰，并不限于头上所戴。按：古所谓首饰，皆指头上所饰之物，故连冠冕也在内的。如《后汉书·舆服志》云："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頯胡，遂作冠冕纓蕤，以为首饰。"又汉刘熙《释名》云："皇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贰，兼用众物成其饰，上有重珠，步则摇也。"是首饰指头上所饰众物，如今的头面，也仅以首为限。兹以现今所谓首饰，统述于此。举凡发上的簪钗，耳上的珥珰，臂上的钏镯，指上的指环，皆在其内。

古男女皆蓄发，故必用簪以系冠连发。簪亦称笄，《释名》所谓："簪，连也，所以簪冠于发也。"又云："笄，簪也，所以系冠使不坠也。"据《仪礼·士昏礼疏》云：

> 凡笄有二种：一是安发之笄，男子妇人俱有；一是为冠笄，皮弁爵弁笄，惟男子有而妇人无也。又大夫士与妻用象，天子诸侯之后夫人用玉为笄。

又《礼记·内则》有“女子十有五年而笄”，故称女子成年为|**及笄**|。此种笄簪大抵以竹所为，故字从竹，后世则渐事增华，用金用玉了。今男女皆不蓄发，簪的功用遂失。至于钗，实亦簪类，惟作歧形，即今所谓钏钗。古本作叉，后乃加以金旁。古时贫者用荆所作，汉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千古传为美谈。自然还有很讲究的，如唐苏鹗《杜阳杂编》云：“大历中，日林国贡龙角钗二，类玉而绀色，上刻蛟龙之形。”又：“咸通中，同昌公主有九玉钗，刻九鸾皆五色，其巧妙非人工所制。”

珥珰即今所谓耳环，或称珥，或称珰。《说文》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又：“珰，华饰也。”《广韵》以珰为“耳珠”，《集韵》为“充耳”，《韵会》则“珥一名耳珰”，可知二者同为耳的饰物。古者男女皆饰，《诗》云：“有斐君子，充耳琇莹。”此君子自指男子。但至后世，即专为女人所饰，惟蛮族仍有饰之者，而蒙古人亦多如此，所以《元史·耶律希亮传》有云：

阿鲁忽以耳环遗耶律希亮，珠大如榛实，价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带之。希亮辞曰：「不敢因是以伤父母之遗体也。」

可知戴者实繁有徒，耶律希亮只是已和中国人同化而已。

今所谓镯实即古之所谓钏。《说文》："钏，臂环也。"镯字则解作钲，《周礼·地官》封人"以金镯节鼓"，注："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不知何时改称为镯。按：钏古时男女亦均同饰，后世始专属于女人。又称为条脱。《卢氏新记》云："唐文宗一日谓宰臣曰，古诗轻衫衬条脱，条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

指环今亦称为戒指。按:《诗·毛传》云:

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又《五经要义》以为:"进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是戒指之义颇深。惟云进著右,退著左,与毛传不同,恐《要义》有误。盖进者著银环,退者著金环,彼此已很分明。而进者有已御或未御者,已御则著右手,未御则著左手,于此又加分别,似以毛传所云为是。又指环古亦为定情之物,如《南史·后妃梁武丁贵嫔传》云:

武帝镇樊城,尝登楼,以望见汉滨五采如龙,下有女子擘绕,则贵嫔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闻之于帝,帝赠以金环纳之,时年十四。

此赠以金环，颇如今之订婚戒指。又唐冯贽《云溪友议》云：

> 韦皋游江夏，与一青衣玉箫有情，约七年再会，留玉指环。逾八年不至，玉箫绝食而殁。后得一歌姬，真如玉箫，中指有肉隐出如玉环。

此亦于定情时赠以指环，且女的戴于中指，更与今日订婚戒指同。而今人多以为此乃仿欧美的风俗，实不知我国古时早有这种情形的。又此种指环，古惟女子所戴，今则男女皆著于手，与上数种首饰刚巧相反。古今风俗的转移，往往有如此不可思议的。

一九 脂粉

Rouge and powder

紅、おしろい



人不学不知道

脂粉为妇人化妆品的总称，至今应用甚多，难以枚举。按：古代有脂有泽，有粉有黛，又有胭脂等等。《韩非子》所谓："若毛嫱西施之美丽，无益其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可知这几种化妆品在古代就有了的。

脂本为动物的油膏，古有唇脂面脂之分。唇脂据汉刘熙《释名》云："唇脂以丹，作象唇赤也。"则正如今的口红，用以涂唇。又《唐书·百官志》云："中尚署腊日献口脂面脂头膏及衣香囊，赐北门学士口脂，盛以碧缕牙。"此|**口脂**|当亦为唇脂，大约用于寒天，故规定中尚署于腊日献之。但北门学士是文官，居然也涂口脂，这或者与面脂相仿，如今的雪花膏，用以防寒的，当与妇人所用丹的唇脂不同，否则男子涂了，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的。至于面脂当然是涂面的。晋郭义恭《广志》以为"魏兴以来始有之"恐指男子所涂的而言，如《唐书》所谓面脂头膏，亦为防寒而用。现在的雪花膏，正是此种面脂。宋时有一种|**玉龙膏**|，如龚元英《文昌杂录》所云："礼部王员外言，今谓面油玉龙膏，太宗皇帝始合

此药，以白玉碾龙合子贮之，因以名焉。”当亦是面脂之类。此种面脂，男女皆用，目的在防寒冻，而不求其美。至于专为女人所用的面脂，实在汉时已有了，蔡邕《女诫》所谓“傅脂则思其心之和”，此脂当指面脂，故可云傅。

泽实油类，但不凝结如脂。《释名》所谓：“香泽，人发恒枯瘁，以此润泽之。”则香泽正如今之生发油，男女皆可用的。汉崔实《四民月令》有合香泽法，可知汉时用得已很广。至于香油，历代名目甚多，这里也不缕举了。

粉本为|**米粉**|，后则以傅面的也称粉。《韵会》云：“古傅面亦用米粉，又染之为红粉，后乃烧为铅粉。”是最初傅面的粉，实即米粉。《释名》所谓：“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赪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颊也。”是汉时固属如此，除白粉外，又有红粉，用以著颊，正与脸脂相类。其用铅烧粉，则别称胡粉。《释名》云：“胡粉，胡糊也，脂和以涂面也。”则以胡为糊浆，且不言为铅，惟晋张华《博物志》正云：“烧铅成胡粉。”是铅粉即为胡

粉了。所以晋葛洪《抱朴子》有云:“民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又据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

> 自三代以铅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萧史为烧水银作粉与涂,亦名飞雪丹。

是以铅粉始于三代,其说不知确否?飞雪丹今已无闻,不知真有其物否?

傅粉在古时实不限于女子，男子也有傅之的。《汉书》有“惠帝侍中皆傅脂粉”之说。最著名的为魏时的何晏，《三国志》说他“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语林》却辨其诬，说：“何晏平叔美姿仪，面纯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后夏月以汤饼食之，汗出，以朱衣拭面，色转皎然。”则似谓本来面白，并非傅粉而然的。此外曹植据说也傅粉的，如《魏略》云：

邯郸淳诣临淄侯植。时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头胡舞击剑诵小说，顾谓淳曰：「邯生何如也？」

但这或偶然为之，且下有胡舞击剑诵小说之语，似为戏粉性质，正如后世所谓粉墨登场之意。至如《旧唐书·张易之传》："易之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则直是人妖，男子故作妇人态了。

粉白黛黑，黛是黑色的化妆品，用之于眉。但黛字原本作画眉解，《释名》所谓："黛，代也，灭去眉毛，以此画代其处也。"画眉之风，古时殊盛，后汉张敞画眉，至今犹传为夫妇间韵事。然绘图者往往以笔画眉，殊非，盖黛虽画眉，而画眉的物亦即为黛。《宋起居注》云："河西王沮渠蒙逊献青雀头黛百斤。"《烟花记》云："炀帝宫中争画长蛾眉，司官吏日给螺子黛五斛，号蛾子绿。"又陈徐陵《玉台新咏序》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支，偏开两脸。"是黛种类颇多，皆可画眉，决不是用墨笔的。今画眉之风犹盛，正与古同，但所用已非黛了。此种画眉，在古时亦称为"**拂为扫**"，如《汉书》有"明帝宫人拂青黛蛾眉"，宋晏殊词有"垂螺拂黛

清歌女”，唐杜甫诗有“淡扫蛾眉朝至尊”，更可知非用笔画明甚。至其所画形状，大约以细薄为主，如《飞燕外传》有“赵合德为薄眉号远山黛”，唐吴融诗“柳眉梅额倩妆新”，言远山言柳，皆可知是细长得很的。

妇人妆饰，除粉白黛黑以外，古人尤重红妆，《木兰辞》所谓“当户理红妆”，李白诗所谓“红妆二八年”，元稹诗所谓“红妆少妇敛啼眉”，可见红妆的盛行。此红妆的化妆品实为燕支，今亦作臙脂、胭脂。据《妆台记》云：

> 美人妆，面既敷粉，复以燕支晕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

是红妆可分酒晕、桃花、飞霞三种。按：燕支本系草名，晋崔豹《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蒴，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红蓝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谓为燕支粉也。"是燕支本出西方，中国人则以红蓝为燕支，盖两种颜色相同，均可作为面色。又据《二仪录》云："燕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脂，以为桃花妆。盖燕国所出，故曰燕脂。"是又以燕脂出于燕国，故名从燕。今所谓胭脂，即用红蓝花做成，也有用苏木的，皆为女人涂颊之用。此风不但中国如此，古时匈奴更甚，且名其后为阏氏，据说阏氏就是燕支，言可爱如燕支云。

古时除红妆之外，尚有|**黄妆**|，是用黄涂额的。如梁简文帝诗有："同安鬓里拨，异作额间黄。"李商隐诗："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寿阳公主为南朝宋武帝女，可知六朝时有额黄之风，大约以黄涂于额间。又张仲宗词"蝶粉蜂黄都褪却"，注："蝶粉蜂黄，唐人宫妆。"则唐时还有此风的。至如《北史》云：

“周宣帝禁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是又用黄涂眉，用墨化妆了。但不知此墨如何化妆耳，岂真以墨涂面吗？

此外现今还有一种点痣，古则称之为的。《释名》云：

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诸侯群妾，当以次进御，其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以口说，故注此于面，灼然为识。女史见之，则不书其名于第录也。

是原为月事而饰，其色丹。据晋傅玄《镜赋》云：“点双的以发姿。”又繁钦《弭愁赋》云：“点圜的之荧荧，映双辅而相望。”则为左右两点，但在其时，恐已非为月事而为妆饰了。

一一〇 夹袋

Clip bags

包、袋

今人衣服中皆有袋，以藏手帕等杂物。此外有皮夹以藏钱币，有皮包以藏文件。新式妇女，更有一种手提夹，出行时携于手上，其用途亦为藏零碎杂物。初时颇小，今则甚大，且花样不一。此风传自外洋，古所未闻。不过我国古时，原有佩物的事，如《礼记·内则》云：

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线纊、施繫袠、大觿、木燧、衿纓，以适父母舅姑之所。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

据注流所云，所佩的物，都是备尊者使令之用。“纷”以拭器，“帨”以拭手，都是巾类。“刀”是小刀，“砺”是砺石，用以磨刀割物。“觿”为锥形，象骨所为，用以解结。“金燧”用以取火于日中。“玦”“捍”两者都是用于射的。“管”是笔弧，“遰”是刀室。“木燧”是钻火器，晴用金燧，阴用木燧。“箴”就是后来的针。“縏”“袠”都是囊，就用以贮箴管线纩的。衿是结，“缨”是香囊，“容臭”是香物，就放在缨里的。这因为古时衣中没有夹袋，所以所用的物，都须佩带在外，当然有的也须用袋把它藏了起来。按：宋杨亿《说苑》有云：

三代以韦为笪袋，盛笪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为龟袋。唐永徽中，并给随身鱼，天后改鱼为龟。唐初卿大夫没，追取鱼袋。永徽中敕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没则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上薨，鱼更不追取。

这所谓笋袋，也正是藏杂物的。惟称龟称鱼，乃因所赐的物而得名。据宋马永卿《懒真子》云："今之鱼袋，乃古之鱼符也。必以鱼者，盖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鱼，今人乃以鱼为袋之饰，非古制也。"是鱼袋只为装饰之用，与普通的袋不同。

附录 历代服制辑略

Appendix Dress Codes

付録 歴代服制輯略

本篇所辑历代服制，均根据诸史《舆服志》或《礼仪志》所载，间录前人著述。惟诸志所载服制，多详于王者之服，而于庶人服制，殊为简略。良以古者所尊者惟帝王，庶人则无关重要，故仅有禁服之律令，而甚少制度之规定。时至今日，帝王服制，已无关重要，而历代平民服制，反足供吾人参证现今服制之由来，故本篇采辑，务详于平民服制，而于帝王及百官服制，仅略及之，以示历代各色人等服制之大略。读者欲求其详，则诸志具在，尽可参考，固无待于本篇之全录也。惟本篇所辑，时间极为匆促，谬误之处，还希读者正之，不胜感幸！

一　上古

太昊伏羲氏始制布帛，以给衣服。

伏羲氏化蚕桑为缫帛，因罔罟以制都布，给其衣服。（宋罗泌《路史》）

黄帝有熊氏始制冕服，以别贵贱之等。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注："垂衣裳以辨贵贱，乾尊坤卑之义也。"（《易·系辞》）

帝作冕垂旒，充纩为玄衣黄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观翠翟草木之华，乃染五色为文章，以表贵贱。于是兖冕衣裳之制兴。（《通鉴外纪》）

帝舜始定十二章服之制。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绨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蔡注："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雉取其文也，会绘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辨也，绨绣也，绣以为绣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龙也，华虫也。六者绘之于衣；

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黻也，六者绣之于裳：所谓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于缯帛也。绘于衣，绣于裳，皆杂施五采以为五色也。汝明者，汝当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尚书》）

二　周

周定服制，自天子以至卿士，各有等差。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飨先王则衮冕，飨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眡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绖服。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疑衰，其首服皆弁绖。大札，大荒，大哉，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齐服有玄端素端。（《周礼·春官》）

三 汉

汉初多承秦旧，其服制无所考。

西汉服章之制，于史无所考见。班固《叙传》言："汉初定，与民无禁。"师古注谓："汉不设车旗衣服之禁，观贾谊所言可见。"然魏相奏谓"高皇帝书，有天子所服第八"，则服制未尝无其书。相所奏既不详备，而史记无传焉。（《文献通考》）

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乐，郊祀之服，皆以衼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绚屩，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后汉书·舆服志》）

明帝永平二年，始定冠服之制。

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谓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

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纩黈。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后汉书·舆服志》)

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礼记》："孔子衣缝掖之衣。"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贱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同前)

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同前)

汉官吏著皂，其给使贱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之吏。"张敞曰："敞备皂衣二十余年。"注云："虽有四时服，至朝皆著皂衣。"《两龚传》曰："闻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给使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内之属，晋陶渊明谓白衣送酒是也。"又观《战国策》左师公谓"臣有贱息，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知官吏著皂旧矣。(宋王楙《野客丛谈》)

叔孙通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通降汉王。通儒服，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

书·叔孙通传》)

朱博为瑯琊太守,勅功曹宦属多褒衣大袑(袴裆),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汉书·朱博传》)

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时益州从事莫嗣以为服妖,是阳无下而阴无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后汉书·五行志》)

其他衣冠名称尤多,其详见《方言》《释名》诸书。

"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襟,关之东西谓之禅衣。有裓者赵魏之间谓之祛衣,无裓者谓之裎衣,古谓之深衣。"襜褕"江淮南楚谓之穜褕,自关而西谓之襜褕,其短者谓之短褕。以布而无缘敝而纰之谓之褴褛,自关而西谓之裀褐,其敝者谓之缕。"汗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襜,自关而西或谓之祇裯,自关而东谓之甲襦,陈魏宋楚之间谓之襜襦,或谓之禅襦。"蔽膝"江淮之间谓之袚,或谓之祓,魏宋南楚之间谓之大巾,自关东西谓之蔽膝,齐鲁之郊谓之袡襦。(扬雄《方言》)

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领"颈也,以壅颈也亦言总领衣体为端首也。"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袂"掣也,掣开也,开张之以受臂屈伸也。"祛"虚也,

“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带”蒂也，著于衣如物之系蒂也。“系”繫也，相连系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后常见踞也。“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与要接也。“素积”素裳也，辟积其要中使踧，因以名之也。“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妇人蔽膝亦如之。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自田野，以覆其头，故因以为名也。又曰跪襜，跪时襜襜然张也。“襦”耎也，言温耎也。“褶”袭也，覆上之言也。“单衣”言无里也。“褊”属也，衣裳上下相连也。荆州谓单衣曰布褊，亦曰襜襦，言其襜襜弘裕也。“褠”单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帕腹”横帕其腹也。“抱腹”上下有带，抱里其腹上无裆者也。“心衣”抱腹而施钩肩，钩肩之间施一裆以奄心也。有里曰“複”，无里曰“单”。“反闭”襦之小者也，却向著之，领反于背后闭其襟也。妇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襳”撰也，青绛为之缘也。“缘褊”褊施缘也。“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直领”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交领”就形名之也。“曲领”在内以中襟领上横壅颈，其状曲也。“单襦”如襦而无如絮也。“要襦”形如襦其要上翘下齐要也。“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络

也，言牢络其衣表也。“被”被也，被覆人也。“衾”广也，其下广大如广受人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诗》谓之泽，受汗泽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褌”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袴”跨也，两服各跨别也。“袜”末也，在脚末也。“履”礼也，饰足以为礼也。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複其末下，使干腊也。“屩”拘也，所以拘足也。齐人谓韦屩曰“扉”，扉皮也，以皮作之。“不借”言贱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齐人云“搏腊”，搏腊犹把鉏，粗貌也。荆州人曰“粗麻”“韦草”，皆同名也，粗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屐”跻也，出行著之，跻跻轻便，因以为名也。“鞋”解也，著时缩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则舒解也。“晚下”如舄，其下晚晚而危，妇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鞔”韦履深头者之名也，鞔袭也，以其深袭覆足也。“仰角”屐上施履之名也，行不得蹶，当仰履角，举足乃行也。“屐”揩也，为两足揩以践泥也。“帛屐”以帛作之如屐者，不曰帛屐者，屐不可践泥者也，此亦可以步泥而浣之，故曰屐也。“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鞾鞾”靴之缺前壅者，鞾鞾犹速独，足直前之言也。“偪”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刘熙《释名》）

古者庶人耋至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后，则丝里枲表，直领无袘，袍合不缘。夫罗纨文

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紬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是以文缯薄织，不粥于市。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也。（桓宽《盐铁论》）

四　魏晋

魏晋服制，多因汉法，略有损益。

魏氏多因汉法，其所损益之制无闻。（《文献通考》）

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饰，疑于至尊，多所减损。始制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及晋受命，遵而无改。（《晋书·舆服志》）

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不改。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同前）

汉制一岁五郊，天子与执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执事者服常服绛衣以从。魏秘书监秦静曰：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绛衣而已。魏已来名为五时朝服，又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随官受给。百官虽服五时朝服，据今止给四时朝服，阙秋服，三年一易。（同前）

五　南北朝

南朝服制，大抵仍魏晋之旧，亦略有新定者。

诸织成衣帽锦帐纯金银器云母从广一寸以土物者，皆为禁物。诸在官品今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钿以上蔽结爵，又假真珠翡翠校饰缨佩、杂采衣、杯文绮、齐绣、黼黻、离袜袍。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钿绫、锦绣、七缘绮、貂貉裘、金叉环珥及以金校饰器物、张绛帐。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罗纨绮縠，杂色真文。骑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绛紫襈，假结真珠琅珥犀琫琕越叠，以银饰器物，张帐乘犊车，履色无过绿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帻蒨绛金黄银叉环铃镮珥，履色无过纯青。（《宋书·礼志》）

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以织成等，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之天衣。（《南齐书·舆服志》）

梁天监三年，何佟之议："公卿以下祭服，衷有中衣，即今之中单也。案：《后汉书·舆服志》，祭服绛缘领袖为中衣

绛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绛缘，足有所明，无俟于袴。既非圣法，请不可施。”遂依议除之。(《隋书·礼仪志》)

北朝魏亦沿前代之旧，至齐周稍改前制。

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阙。后魏天兴六年，设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隋书·礼仪志》)

百官朝服公服皆执手版。尚书录令仆射吏部尚书手版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缀紫荷，录令左仆射左荷，右仆射吏部尚书右荷。七品以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笔，五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职并不簪。朝服冠帻各一、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领袖、皂襈、革带曲领方心，蔽膝、白笔、舄袜、两绶、剑佩、簪导、钩觿为具服，七品以上服也。公服冠帻、纱单衣、深衣、革带、假带、履袜、钩觿，谓之从省服，八品以下流外四品以上服也。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皆著褠衣为公服。(《隋书·礼仪志》)

后周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三曰毳冕，四曰藻冕，五曰绣冕，六曰爵弁，七曰韦弁，八曰皮弁，九曰玄

冠。三孤之服八，无火冕。公卿之服七，无毳冕。上大夫之服六，无藻冕。中大夫之服五，无皮弁。下大夫之服四，无爵弁。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庶士之服一，玄冠。后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魏帢，无簪有缨。（同前）

后汉郭林宗行遇雨，沾巾角折。后周武帝建德中，因制折上巾。（杜佑《通典》）按：此即后世幞头之由来。

建德六年九月戊寅，初令民庶已上，唯听衣紬绵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停断。朝祭之服不拘此例。（《北周书·武帝本纪》）

六　隋唐

隋之服制，亦依汉晋之旧。至炀帝乃定服色。

帽，古野人之服也。董巴云：上古穴居野处，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案：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

小朝公宴，咸许戴之。开皇初，高祖帝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隋书·礼仪志》)

帻，案：董巴云：起于秦人，施于武将，初为绛袖，以表贵贱焉。至汉孝文时，乃加以高颜。孝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人见，乃始进帻。又董偃召见，绿帻傅鞲。《东观记》云："诏赐段颎赤帻大冠一具。"故知自上已下，至于皂隶及将帅等，皆通服之。今天子略猎御戎，文官出游田里，武官，自一品已下至于八品并流外吏，色皆同乌，厨人以绿，卒及驭人以赤，举辇人以黄，驾五辂人遂其车色。(同前)

巾，案：《方言》云："巾，赵魏间谓之承露。"《郭林宗传》曰："林宗尝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绍战败，幅巾渡河。此则野人及军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农夫常服，是袁绍幅巾。故事用全幅，皂而向后襞服，俗人谓之襞头。自周武帝裁为四脚，今通于贵贱矣。(同前)

大业六年，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卒以黄。(同前)

唐之服制虽仍隋旧，而略有变更，且严定品官及庶人服色，禁臣民服赭黄。

初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乌纱帽折上巾，六合靴，与贵臣通服，唯天子之带有十三环。文官又有平头小样巾。百官常服，同于庶人。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腰带者撂垂头于下，名曰铊尾，取顺下之义。一品二品铸以金，七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亲王及三品二王后服大科绫罗，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色用朱，饰以金。六品以上服丝布交梭双钏绫，色用黄。六品七品服用绿，饰以银。八品九品服用青，饰以输石。勋官之服，随其品，而加佩刀砺纷悦。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则服紬绢绝布，色用黄白，饰以铁铜。(《新唐书·车服志》)

贞观四年八月丙午，设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色。(《旧唐书·太宗本纪》)

龙朔二年九月，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八品九品旧令著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令著碧，诏从之。(《旧唐书·高宗本纪》)

太宗时定士庶服衫袍之制。

太宗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贵女工之始也。一

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缥，四命以绿，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堂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名曰缺胯衫，庶人服之。又请裹头者左右各三褶，以象三才；重系两脚，以象二仪，诏皆从之。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绯紫绿皆视其品，庶人以白。(《新唐书·车服志》)

文宗时，又定诸妇服制。

初，妇人施幂罱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颈，武后时，帷冒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幂罱矣。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效之，玉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开元中，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文宗即位，诏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彩帛幔成履，而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唯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

而男婚女嫁，得以假服。

凡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听假以四品冕服。若五品以上子孙，九品以上子及五品等爵，皆听弁服。若庶人婚，听假以绛公服。凡百官女嫁，听服母服。(《新唐书·车服志》)

七 宋

宋仍唐制，百官及庶人各定服色。

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幞头一名折上巾，起自后周，然止以软帛垂脚，隋始以桐木为之。唐始以罗代缯，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舆或服上焉。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惟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带古惟用革，自曹魏而下，始有金银铜铁之饰。宋制尤详，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黑玉之类，各有等差。玉带不许施于公服。犀非品

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铜铁角石黑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之。(《宋史·舆服志》)

宋初沿旧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礼制，改靴用履，中兴仍之，乾道七年后改用靴，以黑革为之，大抵参用履制，惟加鞢焉。其饰亦有钩缴纯綦，大夫以上具四饰，朝请武功郎以下去缴，从义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官，并去纯。底用麻再重，革一重，里用素袜毡，高八寸，诸文武官通服之。惟以四饰为别，服绿者饰以绿，服绯紫者饰亦如之，效古随裳色之意。(同前)

士庶人车服之制，太平兴国七年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宜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详定以闻。"昉奏："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亦请禁之。其私第便服，许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并从之。(同前)

国朝既以绯紫为章服，故官品未应得服者，虽燕服亦不得用紫，盖自唐以来旧矣。太平兴国中，李文正昉尝举故事，请禁品官绿袍举子白纻下不得服紫色衣，举人听服皂，公吏工商伎术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宽衫与军伍窄衣皆服紫，沿习之久，不知其非也。(叶梦得《石林燕语》)

南宋时，朱熹又定士大夫祭祀冠婚之服。

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服，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纻背子。冠礼三加冠服，初加缁布冠深衣大带纳履，再加帽子皂衫革带系鞋，三加幞头公服革带纳靴。其品官嫡庶子，初加折上巾公服，再加二梁冠朝服，三加平冕服。若以巾帽折上巾为三加者，听之。深衣（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婚祭祀宴居交际服之。（《宋史·舆服志》）

古人衣服之制不复存，独深衣则戴记言之甚备，然其制虽具存，而后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诡异贻讥，则以迂阔取哂。虽康节大贤，亦有“今人不敢古衣”之说。司马温公必居独乐园而后服之，吕荥阳、朱文公必休致而后服之。

然则三君子当居官莅职见用于世之时，亦不敢服以取骇于俗观也。盖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视之矣，可胜慨哉！（《文献通考》）据此朱熹虽定其制，当时实未有人敢服。

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晔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涂许服外，余不得服，若便服许用紫衫。自后凉衫只用为凶服矣。（《宋史·舆服志》）

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时士大夫交际常服之。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自是服帽衫少矣，惟士大夫家冠婚祭祀犹服焉，若国子生常服之。（同前）

其于妇人，服饰亦有定制。

端拱二年，诏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其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宋史·舆服志》）

天圣三年，诏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月断绝。妇人出入乘骑在路，

披毛褐以御风尘者，不在禁限。（同前）

皇祐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尺，梳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仿之，至谓之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同前）

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定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同前）

宁宗嘉泰初，以风俗侈靡，诏官民务从简朴。又以宫中金翠，燔之通衢，贵近之家，犯者必罚。（同前）

妇人不服宽袴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而士夫家反慕之，曾不知耻辱如此。（江休复《邻几杂志》）

八　元

元制冠服，参酌古今，兼存国制。

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

存国制。百官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偏带正从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黄金为荔枝，五品以下以乌犀，并八胯。鞓用朱革，靴以皂皮为之。(《元史·舆服志》)

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诏曰：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于后：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按：为内府执役者)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龙谓五爪二角者。

一、职官除龙凤文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三品服金荅子，四品五品服云袖带襕，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系腰，五品以下许用银并减铁。

一、命妇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荅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荅子。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环用珠玉。同籍不限亲疏，期亲虽别籍并出嫁同。

一、器皿除钑造龙凤文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许

用金玉，四品五品惟台盏用金，六品以下台盏用镀金，余并用银。

一、帐幕除不得用赭黄龙凤文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花刺绣纱罗，四品五品用刺绣纱罗，六品以下用素纱罗。

一、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见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

一、庶人除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纻丝绸绫罗毛毳帽笠，不多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许用翠花，并金钗镮各一事，惟耳环用金珠碧间，余并用银。酒器许用银壶台盏盂镟，余并禁止。帐幕用纱绢，不得赭黄。

一、诸色目人除行营帐外，其余并与庶人同。

一、诸职官致仕与见仕同。解降者依应得品级，不叙者与庶人同。

一、父祖有官既没，年深非犯除名不叙之限，其命妇及子孙与见任同。

一、诸乐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凡承应妆扮之物，不拘上例。

一、皂隶公使人，惟许服绸绢。

一、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车马，余依旧例。

一、今后汉人高丽南人等投充怯薛者，并在禁限。

一、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御赐之

物不在禁限。(同前)

旧制帽无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即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襟，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元史·世祖昭睿顺圣皇后传》)

九 明

明之服制，大半取法周汉唐宋之旧，百官以及庶人皆有定制。

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旂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明史·舆服志》)

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其制盘领右衽袍，用纻丝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

科花，径三寸；三品散荅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幞头漆纱二等展角，长一尺二寸。杂职官幞头垂带后复令展角，不用垂带与入流官同。笏依朝服为之。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于下。靴用皂。其后朝常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同前）

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二十三年定制文官衣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武官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又令品官常服用杂色纻丝绫罗彩绣，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天顺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薰黄、明黄诸色。（同前）

又定士庶僧道之服，皆较前代为明。

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凡三易乃定。生员襕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洪武末，许戴遮阳帽，后遂私戴之。洪熙中，帝问衣蓝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帝曰："著青衣较好。"乃易青圆领。(《明史·舆服志》)

庶人冠服，明初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水。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二十二年令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椿广一尺，袖口五寸。二十五年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诏礼部严禁庶人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札翰；

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娼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十六年禁军民衣紫花罩甲，或禁门或四外游走者，缉事人禽之。（同前）

士庶妻冠服，洪武三年定制，士庶妻首饰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五年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绝，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布。女子在室者作三小髻，金钗珠头帼，窄袖褙子。凡婢使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双髻，长袖短衣长裙。成化十年禁官民妇女不得僭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正德元年令军民妇女不许用绡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镯钏。（同前）

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简。（同前）

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襕，髻高寸余。正德间

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面尺二三寸余。（顾炎武《日知录》引《太康县志》）

万历初童子发长犹总角，年二十余始戴网。天启间则十五便戴网，不使有总角之仪矣。万历初庶民穿腾鞾，儒生穿双脸鞋，非乡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镶边云头履，至近日则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东坡巾者。先年妇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带，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创自何人？万历间辽东兴冶服，五彩炫烂，不三十年而遭屠戮。兹花袍几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兵荒之咎，其能免与？（同前引《内丘县志》）

一〇　清

清之服制，循其国俗，而与前代不同。

崇德二年谕诸王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迨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因猎

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盖清自崇德初元已厘定上下服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清史稿·舆服志》)

其文武官服制，有朝冠朝服，别有各种饰物。

朝冠一品顶缕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二品中饰小红宝石一，上衔镂花珊瑚；三品中饰小红宝石一，上衔蓝宝石；四品中饰蓝宝石一，上衔青金石；五品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水晶石；六品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砗磲；七品中饰小水晶一，上衔素金；八品镂花阴文，金顶无饰；九品镂花阳文金顶。补服一品文绣鹤，武绣麒麟；二品文绣锦鸡，武绣狮；三品文绣孔雀，武绣豹；四品文绣雁，武绣虎；五品文绣白鹇，武绣熊；六品文绣鹭鸶，武绣彪；七品文绣鸂鶒，武绣犀牛；八品文绣鹌鹑，武同七品绣犀牛；九品文绣练雀；武绣海马；惟都御史、副都御史、按察使、道给事中御史通绣獬豸。朝服一品至四品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披领及袖俱石青片金缘，各加海龙缘，两肩前后正蟒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襞积裳行蟒八，皆四爪。五品至七品色用石青片金缘，通身云缎，前后方襕行蟒各一，中有襞积领袖俱用石青妆缎。八品九品用石青云缎无蟒，领袖冬夏皆青倭缎，中有襞积。朝珠文五品武四品以上均

得用，以杂宝及诸香为之。(《清史稿·舆服志》)

其士庶服制，略有规定，严禁用黄色秋香色及米色。

顺治三年，令庶民不得用缎绣等服，满洲家下仆隶有用蟒缎妆缎锦绣服饰者严禁之。九年定凉帽暖帽圆月，惟职官用红片金，庶人则用红缎。僧道服袈裟道服外，许用紬绢纺丝素纱各色，布袍用土黑缁黑二色。康熙元年，定军民人等有用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三十九年，定八旗举人、官生、贡生、生员、监生护军、领催许服平常缎纱，天马、银鼠不得服用。汉举人、官生、贡生、监生、生员除狼皮外，例亦如之。军民胥吏不得用狼狐等皮，有以貂皮为帽者并禁之。又兵民人等鞍辔不得用绣缎、倭缎、搭线镶缘及镀金为饰。(《清史稿·舆服志》)

崇德元年，定冠服通例，亲王以下官民人等，俱不许用黄色及五爪龙凤黄缎。顺治八年，谕官民人等帽缨不许用红紫线，披领、系绳、合包、腰带不许用黄色，线靴底牙缝马鞍坐鞯牙缝不许用黄色，一应朝服便服表里俱不许用黄色、秋香色。雍正二年，禁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色、米色、香色及鞍辔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清会典》)